

懷念叔乾三兄

感謝鄧小平任國家要職不講成份了，我才於退休二年——一九八〇年初次回到離別卅五年的故鄉——棗陽。在師範學校住家的族孫女愛倫處落腳，由她奉陪我到了幾個鎮、幾個村探親訪友。

叔乾三哥和藹、慈祥、樂觀、風趣、幽默，樸實無華，是個很有學問的老知識份子，在我鄉教了一輩子書，在資山鎮當了許多年的小學校長。工作勤懇懇，忠誠於教育事業，很有功勞，倍受鄉親們的尊敬和愛戴。不幸的是：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，（據說是湊指標數入列）下放農村勞動改造。放牛、撿糞、以及種種痛苦的磨難，受煎熬長達廿餘年，也感謝英明的鄧小平，給他平了反，恢復了原職。退休後，由他長



懷念叔乾三兄



謝芬德

子遠征頂了職，在王城鎮中學教書。我和三哥分別多年，這次歸里自然要去拜望他。我和孫女見到三哥時，才發現他和三嫂原來住的是山凹里三間茅草房。我說：「三哥，你居然成了「諸葛亮」，住的茅廬呀！他笑答：很好，冬暖夏涼。其實，好什麼呀！草房矮矮的，屋裏光線暗暗的，地面是土的，這是不公的待遇，真遭罪啊！這樣的環境並不影響我們久別重逢歡樂的情緒。我們真高興！談今憶昔，敘不完的家常話，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，相見真不容易，無限的感慨！難得的歡聚，自然感到非常快樂和幸福，中午，三嫂在光線很暗的草房內做飯，大鍋大灶，燒的柴火，三嫂忙上忙下，烟熏火燎，又是夏天，三嫂累得滿身汗，不讓我們進去幫忙。飯菜做好了，統統端到崗上他

們的次子（遠衛）堂屋裏吃。那天正巧遠淑侄女和一個族孫也從王城趕來了，還有一位三嫂娘家的親人也從隨州遠道而來。吃飯時，一桌子豐盛菜，人也多多，算算有五位教書匠，歡聚一堂，其樂融融，倍感熱鬧親切。我三哥，侄女，幾十年的離別情，知心話，哪裏談得完啊！

當天，我們奶孫倆在三哥處歇了一夜，睡了三哥和三嫂的床，把他老倆口兒趕走了。我思緒萬千，久久不能入夢鄉。我千里迢迢來看三哥，想不到生平第一次在茅廬而眠，別有情趣。

第二天早飯後，我們要轉移陣地到烏金鎮陳崗村看望表兄嫂，還有位農民姐夫周大哥作嚮導，正好他去看他女兒。三哥送我們，我清楚的記得，他穿一身白色粗棉布便衣，對襟褂子上訂一排布鈕扣，這衣裳是三嫂用手工縫的，穿在三哥身上，活像一個老農民，真是隨鄉入俗。三哥送了一程又一程，催他回去也不

肯，最後，我們都依依不捨分手了。誰知這次一別，我再也沒見過三哥了。只能從信中互通音訊。三哥讀過四書、五經，是孔孟的忠實信徒，滿腦子道德文章，又在北京上的大學，受新潮流的影響，思想開朗，性格豁達，每次給我信都是千言萬語，我受益匪淺。我們通信，感到很快樂幸福。一九八〇年，三哥八十二歲生日，我給他的信中有個題目，是這樣寫的：

三兄八十二壽辰感想

- 一、欣聞三哥八二辰，
至友親朋賀盈門，
料得盛宴祝壽酒，
痛飲三杯多醉人，
- 二、惜我遠居古金陵，
歉難親臨祝壽星，
壽酒自然無我份，
唾涎三尺遺憾深！



懷念叔乾三兄

三、卻盼他日佳會臨，
還得故鄉祝壽星，
預祝成個百歲老，
寶樹賴以長蔭蔭。

（據云：「謝家寶樹」乃皇上所賜。）

三哥回信如下：

么妹：讀來詩，興味無窮，湊了幾句，不成詩，亦可順口一溜。

- (一) 壽詩迎到除夕辰，
阿妹情深喜滿門，
但願他年故鄉還，
斗酒隻雞迎親人。
- (二) 千里蟄居在金陵，
遙念章陵一孤星，
欣聞少游愛棋枰，
羨煞伉儷情感深。
- (三) 最妙佳會春節臨，
遙盼泛舟南斗星，



天若假我年百歲，
寶樹堂中數桂蔭。

（俗云：南斗星主生，妹歸，猶如付我生命。）

（寶樹堂為吾謝總稱，桂樹堂為北堰（村名）冲堂號。）

我和三哥互相通信十三年之久，兄妹真是情深深，意切切。不幸的是1993年，（三哥虛八十七歲）有一天，我忽然收到遠征侄兒（三哥的長子）的信，驚悉三哥無疾而終的噩耗，我真不敢相信，因為三哥仙逝前三天還給我來了信，去得真突然，也不知是什麼病，來不及求醫問藥，想必是心腦方面的病。由於王城小鎮，醫療機構不完善，三哥未體檢，沒吃藥預防。真乃「天有不測之風雲，人有旦夕之禍福。」親愛的三哥：你走得太快、太早，留給我的的是無盡的悲痛，嘆息和懷念。願你在天國永遠快樂、自由、幸福和安息。三哥永遠活在我心中。

謝芬德寫於2007.9.28